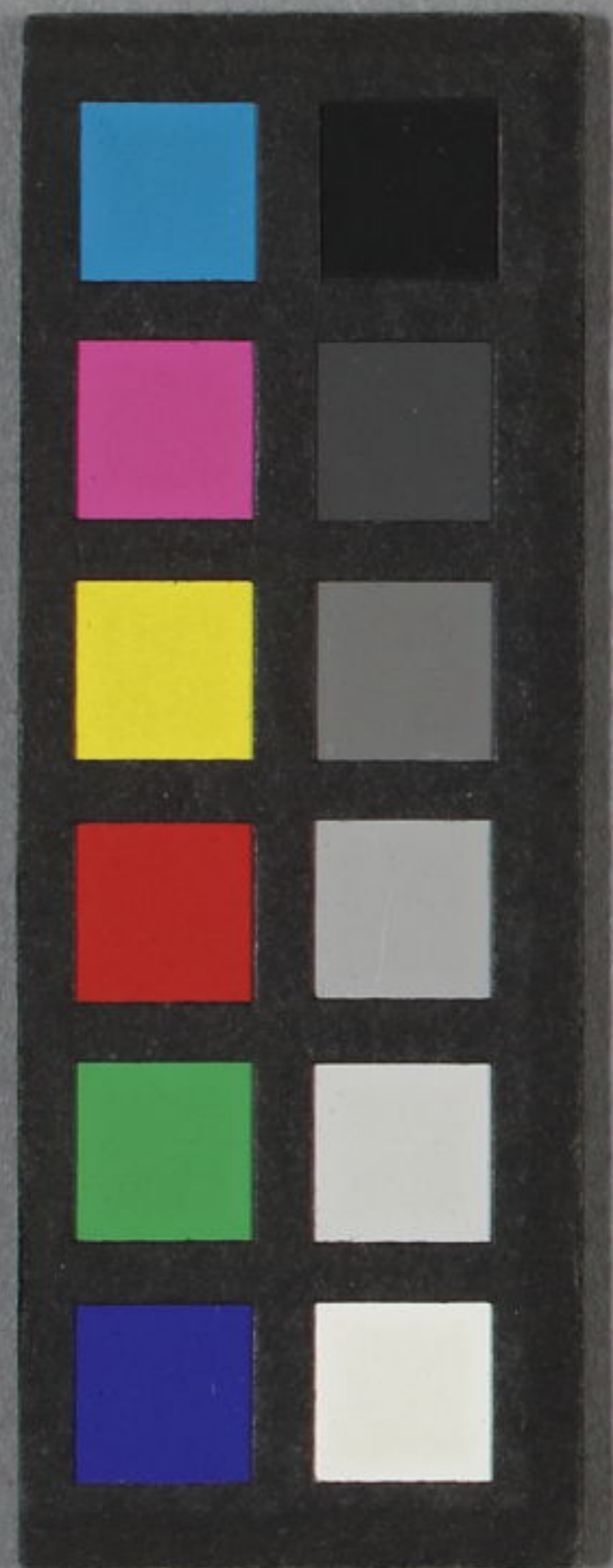


七修類稿

齊民要術



門加³
號 119
卷 9

十修類彙卷二十四

辨證類

牧牛圖

明仁和郎瑛



世傳畫有牧牛圖乃仙筆也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
夜宿欄內殊無指實聞之者或疑或罔亦無定見不
知此畫乃南唐後主所有獻於宋太宗太宗詢之羣
臣皆莫知也獨僧贊寧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
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出昨錄據

此畫必有矣但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恐一時取辨應對云爾惜當時太宗不再根求昨讀邱至綱俊林機要其言似皆戲術要其至理亦若近是故聞人亦嘗試驗一二彼云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理焉蓋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之下待其乾焉則受此之精於墨矣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淚難得未試耳書此以待辯博

飲器

飲器韋昭以爲棹榼晉灼以爲虎子之屬顏師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也予意二字原出張騫傳其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蓋胡人得帝王頭卽今之匾榼虎子便溺之器故顏師爲鉢孟吉祥榼卽今之匾榼虎子便溺之器故顏說爲是也近時人又以貯酒之器謂之急須亦止爲一飲字訛之殊不知古人以溺器爲急須乃應急而須待之者反又不知其義可笑又杖梧謂不能主也屋之小柱者枝故項羽斬宋義諸將莫能枝梧是也屋之邪柱者梧

今人以推調哄人曰支吾乃音同而字義不同也

書竹一以

韻語陽秋嘗曰陸探微作一筆書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然卽近代論之如戴進呂紀周臣輩畫亦神品未見其能書也第宋元以來惟善畫竹者必能書若東坡與可仲圭仲昭是也故子昂有詩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知八法通本朝王綬亦曰畫竹之法籀如篆枝如

草葉如真節如棘一言信諸

郎稱

予嘗因已姓之少而思古之名人稱郎者衆矣因略具于左備記問之一也漢鄧通爲黃頭郎吳周瑜稱周郎晉桓冲名買得郎謝道韞稱夫王疑之爲王郎何晏稱粉郎何郎王僧辯稱鮑泉爲王郎潘岳曰潘郎檀郎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數曰江郎劉顯甫曰劉郎劉禹錫自稱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邢邵呼袁肇脩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

沈約曰沈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島曰宇文三郎
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崔徽名緇郎元結名
漫郎錢起曰錢郎安祿山稱李林甫曰十郎程元振
曰十郎蕭悅曰蕭郎蕭嵩與梁武帝亦曰蕭郎五代
王審知曰白馬三郎後唐稱石敬瑭曰石郎王溥呼
子祐爲二郎王安石小字權郎謝綸稱柳渾曰宅南
柳郎朱熹小名沈郎徐憲人稱曰鳩郎楊延昭善戰
虜人呼爲六郎

表字不同

國朝大學士解縉江右人也詩文字書迴出一時有
李白風才任公亨泰作其文集序曰薦紳其字也楊
公士奇作墓碣名曰字大紳世人皆曰名縉字縉紳
嘗見其圖書亦然此不知何說豈相訛一至於書金
石刻耶

刀劍銘

陶弘景之作刀劍錄以其刀劍小事記者不詳遂使
精奇湮沒故特記之甚悉自予觀之遺漏甚多顯顯
名世若舜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

辟刀六名靈寶含章清剛揚文質素龍鱗其於劍也
周之鍔鋸吳之屬鏤楚之于將鏌鉏越王所帶者步
光區冶所鑄者五柄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魏之
飛景流采華鋌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
著人耳目不可缺也以至列子之三劍含光承影霄
練孫權之六劍白蛇紫電辟邪流星青龍玄蛟唐武
庫之四刀儀刀鄣刀長刀陌刀紛紛種種豈特過半
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明矣

史記漢景帝後三年十二月晦雷徐廣註曰一作晝
又作圖未詳墨談云疑雷雷字之誤十二月晦日而
雷紀異也此說固是但不知雷字古文非誤也惜徐
廣亦不識耳近時所刻古字便覽收亦廣矣然止得
雷𩇛𩇜𩇝𩇞𩇟𩇠𩇡𩇢𩇣𩇤𩇥𩇦𩇧𩇨𩇩𩇪𩇫𩇬𩇭𩇮𩇯𩇰𩇱𩇲𩇳𩇴𩇵𩇶𩇷𩇸𩇹𩇺𩇻𩇼𩇽𩇾𩇿𩈀𩈁𩈂𩈃𩈄𩈅𩈆𩈇𩈈𩈉𩈊𩈋𩈌𩈍𩈎𩈏𩈐𩈑𩈒𩈓𩈔𩈕𩈖𩈗𩈘𩈙𩈚𩈛𩈜𩈝𩈞𩈟𩈠𩈡𩈢𩈣𩈤𩈥𩈦𩈧𩈨𩈩𩈪𩈫𩈬𩈭𩈮𩈯𩈰𩈱𩈲𩈳𩈴𩈵𩈶𩈷𩈸𩈹𩈺𩈻𩈼𩈽𩈾𩈿𩉀𩉁𩉂𩉃𩉄𩉅𩉆𩉇𩉈𩉉𩉊𩉋𩉌𩉍𩉎𩉏𩉐𩉑𩉒𩉓𩉔𩉕𩉖𩉗𩉘𩉙𩉚𩉛𩉜𩉝𩉞𩉟𩉠𩉡𩉢𩉣𩉤𩉥𩉦𩉧𩉨𩉩𩉪𩉫𩉬𩉭𩉮𩉯𩉰𩉱𩉲𩉳𩉴𩉵𩉶𩉷𩉸𩉹𩉺𩉻𩉼𩉽𩉾𩉿𩊀𩊁𩊂𩊃𩊄𩊅𩊆𩊇𩊈𩊉𩊊𩊋𩊌𩊍𩊎𩊏𩊐𩊑𩊒𩊓𩊔𩊕𩊖𩊗𩊘𩊙𩊚𩊛𩊜𩊝𩊞𩊟𩊠𩊡𩊢𩊣𩊤𩊥𩊦𩊧𩊨𩊩𩊪𩊫𩊬𩊭𩊮𩊯𩊰𩊱𩊲𩊳𩊴𩊵𩊶𩊷𩊸𩊹𩊺𩊻𩊼𩊽𩊾𩊿𩋀𩋁𩋂𩋃𩋄𩋅𩋆𩋇𩋈𩋉𩋊𩋋𩋌𩋍𩋎𩋏𩋐𩋑𩋒𩋓𩋔𩋕𩋖𩋗𩋘𩋙𩋚𩋛𩋜𩋝𩋞𩋟𩋠𩋡𩋢𩋣𩋤𩋥𩋦𩋧𩋨𩋩𩋪𩋫𩋬𩋭𩋮𩋯𩋰𩋱𩋲𩋳𩋴𩋵𩋶𩋷𩋸𩋹𩋺𩋻𩋼𩋽𩋾𩋿𩌀𩌁𩌂𩌃𩌄𩌅𩌆𩌇𩌈𩌉𩌊𩌋𩌌𩌍𩌎𩌏𩌐𩌑𩌒𩌓𩌔𩌕𩌖𩌗𩌘𩌙𩌚𩌛𩌜𩌝𩌞𩌟𩌠𩌡𩌢𩌣𩌤𩌥𩌦𩌧𩌨𩌩𩌪𩌫𩌬𩌭𩌮𩌯𩌰𩌱𩌲𩌳𩌴𩌵𩌶𩌷𩌸𩌹𩌺𩌻𩌼𩌽𩌾𩌿𩍀𩍁𩍂𩍃𩍄𩍅𩍆𩍇𩍈𩍉𩍊𩍋𩍌𩍍𩍎𩍏𩍐𩍑𩍒𩍓𩍔𩍕𩍖𩍗𩍘𩍙𩍚𩍛𩍜𩍝𩍞𩍟𩍠𩍡𩍢𩍣𩍤𩍥𩍦𩍧𩍨𩍩𩍪𩍫𩍬𩍭𩍮𩍯𩍰𩍱𩍲𩍳𩍴𩍵𩍶𩍷𩍸𩍹𩍺𩍻𩍼𩍽𩍾𩍿𩎀𩎁𩎂𩎃𩎄𩎅𩎆𩎇𩎈𩎉𩎊𩎋𩎌𩎍𩎎𩎏𩎐𩎑𩎒𩎓𩎔𩎕𩎖𩎗𩎘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非也
且五柳非彭澤時所栽用之誤矣又引茗溪漁隱論
沈彬不當用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之

句以子論之沈之用事固似有碍若陶公既號五柳
又曾爲彭令人品詩章高出千古用以美縣令亦自
穩當何謂五柳非爲令時所栽也若欲刻舟求劍是
非作詩之法祇是論理耳此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
事者

一解一章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
解又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卽古人之一段義終
則於瑟上解一柱馬也又一段則又解一柱馬耳詩
之曰一章幾章者蓋說文音十成章十者數之終詩
畢亦樂之一終也故曰一章

僧衣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
皆衣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蕊蕪元是黑衣
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發墨本來面目見
馨香又薩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鐘鳴飯僧披御
賜衣正謂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伽僧赴
應僧也衣葱白

舉子問試題

予嘗疑宋時舉子秋試皆得詣考官而問題意若程
史所載沛然兩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
唐制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出處也或以已意立之
故舉子皆許進問謂之上請至宋亦循故事景祐中
始詔出題必在經史禁其上請耳

南北京東西都

京都二字皆大也總也之訓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
天子之居曰京曰都但東西南北曰京都者蓋天下
以洛陽爲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爲東都宋
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爲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
建其名以其在汴之南北京大名府仁宗建也以其
在汴之北今我朝之稱南北者又自以二都之地相
去云之耳

唐雙名美人

元稹妾名鶯鶯張祐妾名燕燕柳將軍愛妓名真真
張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
惜惜錢塘楊氏曰愛愛武氏曰賽賽范氏曰燕燕天

寶中貴人妾曰盈盈大歷中才人張紅紅薛瓊瓊楊
虞卿妾英英不知唐時何以要取雙名耶

霓裳羽衣曲考

霓裳羽衣曲舞不傳於世久矣雖學士知音之流亦
徒求想像而已予以讀過詩書有關斯曲者會萃成
文述註于左其舞律呂節奏庶亦可知過半矣按明
皇遊月中見仙女素衣奏樂極妙記其音歸而製之
漁樵閑談云與羅公遠遊回令伶人作鄭
岫詩註與葉法善遊歸於笛中寫其音會西涼節
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合二者而製名

為霓裳羽衣

碧雞漫志云為創於敬述潤色於明皇
沈存中云用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楊曲

為腔諸
書皆同

其音屬黃鍾其調屬商

見前漫志沈存中
亦引辨為商調其

譜三十六段

見渾
成集

其奏樂用女人三十每番十人迭

奏而音極清高

見齊東野語樂天詩亦曰由來
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其舞

服之飾樂天詩曰虹裳霞帔步搖冠鈿音纍纍珊珊

珊奏曲之數白詩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騷

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曲中長引聲

但漫志
云飾奏

有二十二
遍餘皆同惜文人往往指為亡國之音

如杜牧詩曰
霓裳一曲千

峯上舞破中
原始下來

故棄而不傳然周草窗述之真有注雲

七修類稿卷二十四
落水之意非人間曲也見齊東野語予因摘出以告知音者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成叙鮒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爲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已著書賦附於卷末爲之連叢上下篇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爲卽咸僞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答子據闕里誌云子思曾子弟子逮事仲尼則亦或有

其言也其曰僞書則無疑矣何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見於中興書目二也其言先世俱稱子上子高子順於已之篇言已多矣復曰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已當云者三也其中論行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牽強之解使當時朱子以爲然耶寧不卽取夫子之言肯復爲之解乎四也以子思年十六至宋爲宋樂翔之徒圍之遂作中庸予考子思魯繆公欲用爲相不受適衛不仕反魯教授其徒數百疑此時作中庸也况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

者依於史記謂嘗因於宋子思作中庸之二句遂不
各句分解而謬從之也末後叙世一篇尤爲謬亂
以孔安國爲孔茂所生孔驩又加爲孔仲驩六也夫
孔臧漢武時人孔季氏後漢安帝時人臧何知數世
之後事七也予又以其爲偽固僞矣或者非臧所爲其
註豐生子和之處以爲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不稱
名而稱字然則歷稱某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喜字
仲和亦非子和苟咸有心僞爲亦必考其譜志况咸
亦名人學士未必苟且如此必朱子以後之人爲之
也但其書論說高遠不雜奇怪子上以前之言似有
聖賢氣象予順以後之言似多縱橫之家必亦善爲
書者之作歟

韓文失處

韓文明水賦曰明爲君德因所以名焉予嘗讀周禮
曰司烜氏掌以天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
則是因取日月故曰明非取義於君德也文與馮宿
論文書曰子雲豈與老子爭彊而已乎取侯芭以太
玄勝周易夫老子猶龍而道德五千言無往而不可

取今許其人過老子書似周易則不惟不知揚子是亦不知老子也讀墨子又曰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夫賢賢乃子夏也四科乃門人所分亦非孔子以此爲進褒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必挽而同之可乎是猶以孟子與荀子同道者也及與孟尚書云秦滅漢興且百年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夫漢惠帝四年除挾書之律矣上遡高帝元年纔十餘年耳其不考亦甚矣雖然豈非因文之盛而不暇深思以致此耶石守道有曰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佛骨表誨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晉春秋楚檣杙

晉文春秋楚史檣杙二書不著作者姓氏元人吾子行以謂一日併得之也金華宋景濂王子充直以爲子行所作然無據也予考漢唐晉宋之史書目未載焉此則子行所著無疑

旅忽二字

舊讀季氏旅於泰山之註曰旅祭名及旅酬下爲上

註曰旅衆也以爲旅字必有二訓後見韻譜方知祭名之旅當從示旅酬之旅却從方蓋因增韻中誤起遂傳寫訛而爲一又忽然在後是忽焉也故本朝頒書史記孔子世家高宗石經皆作焉字此雖非若旅字之差而同文之責者亦所當知

家語非孔安國所爲

予嘗疑孔衍序家語乃孔壁所藏安國所爲其後王肅序之尤詳何無一言之及孔壁事其曰元封時吾仕京師云却又安國言語何已爲序之而又以

吾爲安國疑必有訛字也後聞何燕泉先生改註家語意其必已改正明白得而讀之其於缺畧者補之舊註之庸陋者易之而他書所載爲家語者則又別爲外篇可謂深有功於聖門矣然吾之所疑彼猶在焉又未嘗不扼腕而三嘆焉昨見魯齋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書割裂織成之耳然後知其所序若是而孔衍之序意亦王肅自爲也故已序遂不言在孔壁事耳惜燕泉未見王考徒爲悵悵有力者梓其

文附於何序之後使後人有所考云餘意見事物類

六紫芝

唐元德秀字紫芝魯山令也宋趙師秀字紫芝溫州詩人也同時又有俞紫芝字秀老亦詩人俞紫芝字無本少遊爲字說者元蔣惠字季和號紫芝山人俞和字子和號紫芝生同時皆能書者也然六人皆以紫芝或爲名爲字爲號而又皆以秀和成意人多悞記故錄出

文文山

墨談辨文山公嘗爲相也死日續綱目止書少保樞密使信國公者程學士據黃文獻公番禺客語好異之過辯證紛紛惜少證公自書丙子正月十八日午時拜相之詩尤爲親切墨談又據文傳補遺引公祭妻之文則歐陽夫人死於公之前據續綱目收公屍事則夫人又似死於公後不能的從予細考而思之景炎二年公與夫人爲追兵所迫至空坑夫人與佛生柳娘環娘皆爲俘虜至燕留東宮公死之日夫人得令旨收屍後隨公主下嫁逮大德七年得公主懿

旨還鄉臨終時問浣婢索舊香囊曰此落齒時得之
 父母者持祭文曰此得之丞相者吾死懸之心前將
 以見吾父母吾夫於地下為無愧也已上出指南不
 獨如是紛紛事蹟年月日時可證但夫人既陷而公
 被執音信無傳不應哭妻祭文又得至於夫人也予
 意公與夫人間關阻難之時必已同約死節矣特先
 書以與夫人使勵其志若自為之贊亦前寫具衣帶
 之間此更惡談之欠考是則前乃續綱目之非後則
 續綱目之是若吟嚙集云張于載訪夫人於俘虜使
 焚公屍囊骨回付公子事真糊說也

五侯七貴

五侯七貴人知其為漢世者然不知其人也多誤以
 金日磾七世內侍或以張安世七世顯宦名為七貴
 又以王元才王益才王顯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
 五人為五侯耳殊不知皆后氏之族西京者也元才
 五人乃光武所封后族東京者也潘岳西京賦曰窺
 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庾亮又曰西京七族東
 京六姓蓋指呂高帝上官孝昭霍孝宣趙孝成丁孝哀
 傅孝哀七族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封侯

乃王譚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也

諺語始

今諺謂臨產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爲太邱長出捕盜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鹽販私鹽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樂府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蛇

乃南唐王魯爲當塗令日營資產部人訴主簿貪汚魯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龐統傳還水不救近火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煖房見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煖房來經紀因唐滕王蔣王好聚斂太宗賜帛諸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元帝曲宴賦詩學士朱翬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宋

張循王以銀鑄成一毬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將
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
當代我金逆亮制尖靴極長取於便鞋足底處不及
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謂之沒下稍元新官出
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猫兒頭宣和間
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爲尉
性廉令丞皆貪一日宴會令丞皆舞而動手尉止回
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贊府皆動手尉再動手百
姓可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責王建
曰汝爲節度使不作音做好事不長進亦出世說新語
今罵人曰雜種出晉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有身
出漢元帝與王政君一幸有身

郭四箭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
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興兄弟侍上
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啓窓視師英望見異常開
弓射之箭貫其顙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
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載云有言英之

箭者傳信錄又誤以其子興之箭殊不知觀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功何可當是矣蓋子興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大祖每稱郭四者英也且友諒之死兩軍莫知鉄冠道人望氣而後知之語上作文望空以祭陳軍奪氣於時方敗去因移日未知英箭英亦不大居功故人不知也獨忠烈傳中明載

稱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美惡亦可見也袁盎

目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真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儉爲宗稱李絳皆曰真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愔勢人稱爲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本爲丹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稜宰相李邦彥爲浪子宰相梁陶弘景曰山中宰相蘇瓌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痴宰相宋李沆曰

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荃相
蔡確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真相李綱爲中興首相王
欽若項有疵曰瘦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
相貫曰媼相梁師成內侍擅寵爲太尉人目之曰隱
相宋慧林道人權寵侔宰相孔巔嘆爲黑衣宰相魏
野亦稱白衣宰相

記里鼓

本朝嘗以記里鼓出題試士多有不知爲何物者知
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鉄崖記

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卽以爲制度又無時與人也

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

又造之

制見三朝志

又有候風地動儀漢張衡造

制見水本傳

運渾儀俯視圖亦衡造蓮花漏水侔天聖中燕肅造

已上三物制見玉海渾刻門

指南車起於周公人所共知然漢張

衡後魏郭明善燕肅俱嘗爲之

制見悅知錄

又聞元有燈

漏沙漏此則不知何人所造制見何書因記里鼓併
諸巧器拈出苟欲爲者可考焉

時文石刻圖書起

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聞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盡崇處州燈明石果溫潤可愛也

俗言訛

宋時指賊人曰白日鬼見誕謾者亦曰白日鬼

出劉跋殿

日又三佛齊國來朝貢時跪於殿陛先撒金錢花次

真珠龍腦謂之撒花蓋胡人至重禮也後北兵犯闕

索民財與之謂之撒花錢以重禮媚胡耳

出甲齋草今人

不知二事所來以謂空手得錢謂之白入已反以鬼字爲訛以謂如化緣一類謂之撒化錢反以花字爲訛皆以聰明逆之也又木格閣板謂之鬼背兒陸德明禮記釋文註閣皮皮字九毀反毀與鬼音相近音少訛卽爲鬼字也故閣板之鬼背兒當用此皮字乖角不曉事意故韓詩曰規朋頓乖角是也今人反以爲聰明意錯矣

漁鼓

漁鼓起於宋名通同部

魚翅

魚翅即魚翅矣

魚不翅車意姑韓詩曰既服而垂其也今人又以
少指指魚翅字也姑閣對之與昔長富用此與字乖
則顯語對文指閣吏與字此與又與與與音時武音
指皆以廟而故之也又木替閣對臨之與昔與聖
字為指以指時分絲一與臨之辨也與又與昔字為
不映一事和來以臨空手與與臨之白人曰又與

七修類稿卷二十五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面帛糧罌看果紙錢始

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為起於春秋吳王夫差臨終
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為我以帛冒之此說恐非只是
生人不忍見死者之意今包箬謂之糧罌瓶者因夷
齊餓死後人恐其魂饑而設五穀之囊故禮記曰重
生道也起於商看果乃五代周祖靈前雕香為之形

色與真無異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爲之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果錢實起於此也併記之

二疏叔姪

漢二疏受乃廣兄元之子今時所謂叔姪也傳中初亦明白後卽以父子連稱是古人直稱謂子之意殊不知姪本妻兄弟之子女今以兄弟之子爲姪取字林音義呼之唐以後事也韻會辨明矣今人不知其義又見小鑑各書因訛書爲父子遂以爲真不知受爲廣之從子也

文衡山

蘇人文林弘治間爲溫州太守子名徵明嘉靖間翰林待詔皆名士也原籍衡山人故父子皆寫衡山如韓子昌黎意耳今人只以父子何爲同號殊不知父自號交木也

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入開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

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於省職者唐
韋殷卿陟署名自謂如五朵雲時號郇公五雲體程
史晉益杆有押字則又非起於唐而晉已有之石林
燕語說王荆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
寧中柳應辰嘗押字盈丈刻於涪溪等處使人莫識
何字以恠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已又王魯齋栢有古
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爲
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欹亦
因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
而變化機巧則出於其人大抵破真爲草取其便書
若柳之恠王之歪亦異也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
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
者皆以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
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頓苟知所本
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云

七賢過關姓名

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元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容出
帝關蹇驢驄馬襍山特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

一半人夫瀛洲之士講學謀國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聞騎驢騾及牛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廣川書跋以謂李白李頎之遜孟浩然綦母潛裴迪司馬承禎出關訪王維國初夏節又親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說鄭虔李華孟浩然同遊洛南之龍門遇雪而虔圖之夫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書跋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牛之放耶二說雖有虞邵庵孟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裡一人存之

然自許與記又不同人是殆多非唐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賢也惟晉竹林諸人稱賢耳又考王戎嘗乘小馬驢山濤也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驢鹿車後或訛畫爲牛也且接羅烏帽皆晉人所戴唐則巾矣而元曹文貞公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潭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祗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又一證也書以俟博識

李賀玉樓事

李商隱傳賀曰長吉將死忽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板若霹靂古文者召長吉長吉不能讀歘下榻叩頭不願往緋衣笑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旁人見之先輩已辨其無此理也然無所據昨見宣室巷志載賀卒母夢賀曰上帝遷都白瑤宮作凝虛殿命某與文士輩纂樂章今爲神仙願毋以爲念據是必義山特借此一夢神恠其辭駭人耳目以見賀之臨終自異也不然何一事而言之不同耶好恠者因以傳之世不察也且韓吏部終時亦

夢覺語小君曰夢金甲神人持戟瞋目曰睢邃骨稅國世爲韓仇吾欲討之而未能韓答願從遂終使逢義山又一李賀事矣達者必自理會

白犬

宋人杜^脩妻薛氏爲白犬所姦杜知黥妻犬復負去山中生子人形而有白毛後爲盜殺今世謂白犬成精罵人狗種者亦或耳歟

訛名

馬氏手錄嘗辨揚州道中琉璃王家乃漢劉厲王家

也今聞湖州近城鄉村有言妙喜頭者予聞而疑問其土人皆曰然究其所以不知也及問其地乃曰臨溪有廟豈非廟濟者邪仁和七都有橋曰鴨彈予意當時取名必曰壓瀾亦訛之也

志失顧野王

淞江華亭縣亭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林寺是也尙像野王爲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緣晚則黑亦奇也野王所栽剔牙松死方廿年根尙存梁碑少剝趙子昂碑記異事甚詳惜南畿志止於古蹟中

載顧亭林云有公祠池松碑石皆不錄出人物內又欠收野王名字真缺典也

佛考

人知佛法之入中國始於漢明遣人迎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并帶來四十二章經也傳燈錄載釋迦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此固可疑爲虛然周書紀異亦云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金履祥因之脩入通鑑前編但似差歲月耳及讀列子有西極化人來穆王事之於中天之臺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異而囚

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據此正按昭王禦寇又非喻
言也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師古曰今
之佛像也是知佛入中國周秦前漢已有彼時但以
爲異後漢盛之而崇其道至晉唐又譯其語以爲文
大起浮屠寺羽翼其教矣至於釋迦生日以今四月
八日亦非也蓋周正建子今夏正當爲二月八日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
然不過以語孟及秦誓武成之文夷齊虞芮仲連曹
操之事冥探曲證彷彿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
雖蘇張口舌人誰適從愚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此非武王追王
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執此則諸
公論說可以盡廢嗚呼紛紛千古考索無人簪橫吾
前迷而不見惜哉

劉太保妄對

元世祖一日問劉太保秉忠曰朕家天下當復誰繼
劉曰西方之人世祖以八思麻西人有佐命功遂尊

爲帝師使天下極其崇奉死葬王禮朝復立一人蓋
欲陰損西人之福故元之有帝師重佛氏此也予嘗
聞見此說最爲可笑歷數天命豈容以一人而蓋一
方之人耶殊不知自北京視鳳陽鳳陽正在西也非
我太祖爲西方之人耶及後紅頭蟲之對固應元末
之紅巾然朱姓又非紅之色耶惜秉忠不知大義不
能如李淳風之對太宗曰天命人豈能違不足計耳
世祖嘗曰秉忠占事之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不知
西人是耶否耶抑世祖尊而能消耶武氏定數莫得
而除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
此殿覺問宰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
必立夷狄於殿下稱藩耳上命紀之馬遂立碑志以
宋殿元是寺基殊不知宋宮原是錢王宮殿但展而
大之夢僧取殿者正後爲五寺之基見天類番僧楊璉
真伽主其地是其驗也德佑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
爲寺逆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賈母

賈似道之母諸家小說言之不一或云逃婢夜宿賈門收而姦生似道或云賈涉在鳳口遇洗衣婦人挑而從之因別買於其夫或云涉爲萬安丞時與嬖婢通生似道至言嫡不容其母實爲石匠之妻諸書所同也然其形容惡賴甚爲慚惶予意其母爲人家之婢必然惡賴之事因似道而故加之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不然何其紛紛耶

韻府多缺

韻府羣玉乃元陰勁絃父子所纂收事甚少若太平廣記所載奇怪隱僻者多未錄也故姚江村爲序故用紅羅梅屋與重光子遇角花月一字之響登太清樓而問長睿諸人扣銅刻拂文壁之談之二事以見羣玉未收暗以譏之吾杭先輩徐延之曾欲補之以爲非十卷不可昨見續編乃青田包瑜所緝已四十卷矣然於二事亦未收則知遺者尙多也且於羣玉重出并無謂者幾半矣凡例猶曰若人常讀之書常談之事則畧之誠可笑也嗚呼陰氏纂之垂三十年

而包氏幾四十年不能使爲全書是纂者之非人耶
抑造物者固不欲耶雖然著書多而有志年少者補
之特易

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異聞錄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弟韋
生紫叱撥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長髯者賦曰彼美人
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顧
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夭之色風清廣陌曾
憐噴玉之聲人以務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

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
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曰步及庭砌立當軒
睥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
驄意已忘於一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長髯又
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
此以軼羣之足爲貴者買笑之思旣盡有類夢焉據
鞍之力尙存猶希進也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
銷華旣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却愛
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

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

文苑作陳標

人因詩賦

之美知其事而不知其出處也予意異聞錄乃唐陳翰所編古樂府中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註又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西烏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逞已才以賦之不然長髯紫衣怪誕幽顯之說何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也異聞錄且無木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也予特錄其全詩并辯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鑑較呼盧而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爲笑柄

多辯

菽園雜記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某給事忌之劾以激厲風俗之勵不從力問罪法司吏亦不能明風厲勉勵古字皆不從力又後有兵科給事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管之明日吏不平執韻書以進給事赧顏遣之蓋識俗字不識古字也予以奏本朝廷自用洪武正韻之字又何必古耶俗耶陸公可謂多辯

夷堅論地獄

世間果報之事此善善惡惡天道好還者也若夷堅志言陰獄果報最多難以盡辨且如許顏一條論之輕故細類之獄旣曰佛經傳記之所無故立巧名可信之乎許顏誤答一卒罰二十劫以掌陰獄彭汝礪剛介廉直但性刻而罰五百劫而爲判官使故殺一人一家謀反弑逆者不知又爲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溫輩尙在第十七獄則自古及今不忠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衆亦難於容乎且聞爲閻王則得

以治人之罪而有祿位矣志曰但免受罪與鬼神均受飢苦然則何謂生而正直者死爲閻王乎又江湖紀聞云謝枋得爲閻王遇故人林淮甚愁林曰君何苦謝曰爲鬼官可乎若是則閻王亦不必爲矣真可發一笑吾先子嘗赴箕仙有親友問曰君仙乎鬼乎先子曰還是鬼問有地獄否連書無也此又可謂真證無地獄

春畫淫具

漢成帝畫紂踞姐已而坐爲長夜之樂於屏春畫殆

始於此也後世以紂爲春畫悞矣胡元媚夫詹俊子爲淫亂之物實淫具也時稱紂作奇巧以樂婦人奇巧翫器也蓋以紂爲不道以淫惡歸之耳夫二事非人所爲錄出示人欲知惡有所歸否則皆謂紂爲之也此人所以不可爲惡也

原碁及蘇王

碁有三焉圍棋博物志雖曰始於堯之授子而皮日休原奕則辯明始於戰國無疑象碁雖見於太平御覽爲周武王所創然其名曰象戲其字又有日月星

辰之名非今之象碁明矣幽怪錄載唐岑順于陝州夜見車馬步卒之移掘地得古塚有金象局并子或者始於此乎故唐以後方顯又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下燕則鬪象碁是以象爲碁勢而分陣鬪則象碁之名亦或始於戰國之末乎彈碁始於劉向因漢成帝惡蹴鞠之勞作以獻之其制義則備於柳子厚序碁今不傳矣所傳者前之二種然一藝之事皆有妙存於間以爲易耶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爲難耶往往小人精絕故荆公東坡性非不敏荆公碁將敗則隨

手歛之

出遜齋閑覽

東坡自云余素不解棊嘗獨遊廬山

白鶴觀觀中皆闔戶無人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欣然欲學終不能也王之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杯何處有虧成蘇之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余以此皆不得其妙不能不為是言耶如窮其趣者則有虎穴得子人皆驚靜算江山千里近之辭矣然又當知王乃圍棊故有黑白之稱蘇乃象棊故遠聞其聲耳

犁明

徐廣曰犁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犁明者將明時也呂靜曰犁結也程大昌曰諸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襍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襍也遲明即未及平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予以惟程說最是但黎犁字考之韻會等書古不通用惟黎黎通用蓋犁耕也田器也恐此犁字誤刻

五稱呼

近之稱呼各有所始予以所知者記之親家者五代

李愚代馮道爲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謂劉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昫蓋道之親家也阿奢奢集韻猶作參也唐世稱乳媪之夫曰阿奢寶懷貞娶韋后乳媪王氏每有奏自稱皇后阿奢足下者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爲屐着之每視屐悲曰足下足下之名方始下走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是也稱妻曰賤累漢書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謂妻子家屬

陶詩真偽

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爲江淹者韓子蒼辯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予以爲此句固不類而前說種苗後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雜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問來使一篇東淵以爲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殊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者自能辯之

孟文三變

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韓子曰牛羊遂而已矣

王臨川曰牛羊蕃而已矣文雖三出義一而已豈孟
不及於韓王亦如風草之喻也哉苗壯自佳

古語有本

諸葛孔明有曰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孫思邈有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淮
南子主術訓曰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
又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是知二賢
之言皆有所本

兩參寥辨才

宋有杭州僧參寥唐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唐
有藏蘭亭僧辨才宋亦有高僧辨才隱天竺見淮海
集

泰山沒字碑

泰山有沒字碑秦始皇所建今日石表又曰碑套俗
曰神主石予意謂石表者以理裁之而已謂碑套者
理或然也按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
生議刻石頌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乃遂上泰山立石
封祠祀又作琅邪臺登之罘及東觀碣石東上會稽

皆刻石頌德載之史記未嘗有無文之碑也

衍極集古錄皆

云六處七碑

獨此泰山正封禪望祭之地復立無字石耶

史傳封禪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此非其石函乎況金泥其文玉爲之檢可無石套之理乎今史載封禪而無文可知矣且始皇立石頌德邀名後世安知不如晉人一樹於山一沉於水殆恐磨滅而復爲一套之理乎非封禪文之套則頌德碑之套無疑且思倦遊錄載唐諸陵無碑獨乾陵西南隅有無字碑然獨乾陵欲表識之耶殆恐亦碑套耳今益都楊太守應

奎親見某寺移一無字古碑不意中復有隸文之石外乃套耳然後知碑爲隋時所刻是古人真有石套事矣惜近時仕宦題詩云莫恠無題字秦王不好書可笑

宋江原數

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莫抗而侯蒙舉討方臘周公謹載其名贊於癸辛雜志羅貫中演爲小說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揚子濟寧之地皆爲立廟據是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

異於他賊也但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為赤髮鬼一直撞為雙鎗將以至淫辭詭行飾詐眩巧聳動人之耳目是雖足以溺人而傳久失其實也多矣今特書其當時之名三十六於左

宋江 晁蓋 吳用 盧俊義 關勝
史進 柴進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劉唐 張青 燕青 孫立 張順
張橫 呼延綽 李俊 花榮 秦明

李逵 雷橫 戴宗 索超 楊志
楊雄 董平 解珍 解寶 朱仝
穆橫 石秀 徐寧 李英 花和尚
武松

四李杜三蘇李

李固杜喬漢桓帝時人 李雲杜衆同上 李膺杜密同上 李白杜雨唐玄宗時人 蘇武李陵漢武帝時人 蘇味道李嶠唐睿宗時人 蘇頲李義唐玄宗時人 是皆同時共稱其名者人或知一而不知其二也

換淮西碑事不同

韓文公平淮西碑當時謂事不實命斲去之敕段文昌別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及新史吳元濟傳皆謂李愬妻唐安公主女也碑辭多歸裴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居第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訴碑不實遂斲去別撰而李商隱讀韓碑詩亦有讒之天子言其私之句然而羅隱有說石孝忠推碑殺吏之事甚悉丁用晦芝田錄又曰元和有還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

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勅段文昌別撰與羅說同余謂推碑之事顯而訴碑之事幽何國史等乃遺其顯明而錄其幽隱不可知者耶況殺吏以致帝問且賜孝忠烈士號當時豈有不知無乃執筆者謂婦言爲私而卒論近公故顛倒去取以爲韓公諱耶

屠蘇酒

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广字頭故魏張揖作廣雅釋庵以此屠蘇二字今以爲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

特書此二字於已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之者又因思邈庵出辟疫之藥遂曰屠絕鬼氣蘇醒人魂尤可笑也其藥子嘗記三因方上有之今日酒名者思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酒之故耳藥用大黃配以椒桂似卽崔實月令所載元日進椒酒意也故屠蘇酒亦從少至長而飲之用大黃者子聞山東一家五百餘口數百年無傷寒疫症每歲三伏日取葶藶一束陰乾逮冬至日爲末元旦五更蜜調人各一匙以飲酒亦從少起據葶藶亦大黃意也孫公必有神見

今錄方於左

大黃

桔梗

白朮

肉桂

各一兩
八錢

烏頭

六錢

菝葜

一兩
二錢

右判爲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藍尾酒

藍尾二字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及燕語等言以解二字俱無下落雖得後飲之意祇爲末座飲之在後

也自又曰唐人亦不能曉殊不知不識其事當求其
字藍澱也說文云澱滓渥也滓渥者渾濁也據此則
藍尾酒乃酒之濁脚如盡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
知此則樂天三盃藍尾酒一榼膠牙餠歲盡後推藍
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餠則少蘊所謂酒巡匝末俱通
矣

七修類稿卷三十五終

